

周于旸:写小说就是编织一种命运



凭借首部短篇小说集《马孔多在下雨》，作家周于旸成为上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上最年轻的入围者。面对这个略有些陌生的名字，人们不禁要问：周于旸是谁？

周于旸，1996年出生于江苏苏州。自高中走上写作道路，周于旸接连获得了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。大学毕业后，周于旸在上海当过两年体育新闻编辑。两年前，当写作收入足以维持生活开支，他便回到熟悉的苏州，开始全职写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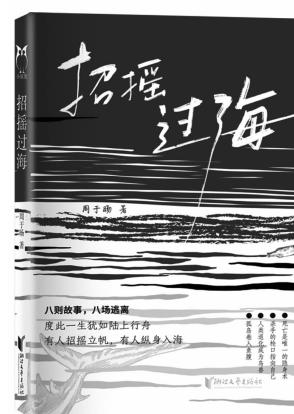
最近推出的《招摇过海》便是周于旸这两年作品的结集。新作沿袭了上一部作品奇幻和荒诞的色彩，同时褪去了青涩和模仿的痕迹。《退化论》中面对现实饱受挫折的男人入驻了动物园，并逐渐退化成一只鸟，他以为获得了自由，实际上仍飞不出命运的牢笼；《命里有时》中的老人因一个梦将寿命与手表捆绑在一起，他费尽心思维持手表的转动，最终手表却阴差阳错地被孙子磕坏；《雪泥鸿爪》中的少女意外丧生于火车的拉煤车厢中，未能救下朋友的少年江峰一生都在试图逃离发生意外的那个雪夜……评论家王德威和王春林都对周于旸的写作颇为欣赏，因为其中蕴含着充沛轻盈的想像力，最终又落实到对现实、时代以及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怀。

如果说最初开始写作，是一个少年急于证明自己的“不平庸”，那么现在周于旸更添了几分从容。这些年的写作中，作品的稳定产出、读者和市场的反馈、奖项的肯定，都让周于旸逐渐坚定了将文学作为人生志业的信心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写作中确立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，“博尔赫斯曾经说过：‘我写作，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。’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，一个‘无中生有’的过程，尽管没有为这个世界增添实体，但至少留了一点‘影子’，作品是看得清、摸得着的，写作者能感受到一些意义，觉得时间没有白白浪费。”

现代快报+记者 张垚仟/文 牛华新/摄

周于旸

1996年生，江苏苏州人。小说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小说界》等期刊。已出版小说集《马孔多在下雨》，入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。



《招摇过海》
周于旸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好小说增加人的生命体验

读品：《招摇过海》中的很多故事带有某种宿命感。小说中的人物有的困在童年中、有的困在对自我价值偏执的追求中、有的困在复仇的执念中，他们都试图逃离命运的桎梏，但最终难逃宿命。这些故事让我想到了古希腊的悲剧。为何偏好书写“命运”？为何格外关注人的精神困境与他们的反抗和挣扎？

周于旸：小说本质上就是写人和人的命运。日常生活中，人们很难感受到命运的存在，当你在人生的重要转折做出某个决定，回过头来看，可能会感慨命运使然。进入文学文本，写小说本质上就是编织一种命运，我认为好的小说可以增加人的生命体验，去进入他人的命运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境遇。书写某个人物时，他自然而然地会遇到所要面对的困境或挣扎，这些困境和挣扎的背后，也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一些想法。小说是把人物的一生放到一本书里看，本身就是一个个可供窥视命运的视角。

读品：传统的线性时间叙述外，《退化论》蕴含了一种逆时间模式，《雪泥鸿爪》中主人公长大后面对着与儿时相同的情境，陷入了一种循环时间模式。不同的时间叙述方式带给读者不同的阅读快感，谈谈你在写作时的考量。

周于旸：小说也是一种玩空间和时间的艺术。《百年孤独》的开头之所以经典，也是因为其中蕴涵着对时空的特殊处理方式。对时间的处理方式会决定小说的长相，使用不同的叙述方式，小说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。一个故事一定会有一种最适合的讲述方式，根据我想追求的不同效果，会设计不同的时间叙述模式：比如倒序可以设置出一些悬疑感，线性叙事更适合讲述完整成长经历，多线叙事可以表现事件的不同风貌。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时间的流动，像我们现在坐在咖啡馆里聊天，这个场景在小说中，时间的流逝是很慢的；当你用故事情节的方式不断书写接连发生的事件，时间又会显得特别快，这会影响小说的节奏感。

读品：几乎每篇故事中都有着重要的隐喻或象征：《招摇过海》中象征着不同人生道路的船只，《命里有时》象征着生命的手表以及梦、象棋、火车、动物等隐喻，都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层次。阐释一下你设置这些隐喻或象征的思考。

周于旸：我比较喜欢在小说中使用道具和物品。人生活在世界上，难免和其他人会发生关系，很多时候是靠物品连接的，人的记忆和情绪都需要某些承载的实体，例如翻出老照片，想起故人。《雪泥鸿爪》中的火车影响了镇上大部人的生活，《命里有时》中的主人公出于迷信，以为时钟的走停与自己的寿命相关。它们在文学文本中被称为道具，影响着人物的命运。但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的文学意义，我始终觉得，老老实实地把故事写出来，构建好每一条肌理，它自己就会产生某种

效果。

读品：《招摇过海》《雪泥鸿爪》《大象无形》《前有饮水处》几篇中的“父亲”对小说中的主人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他们无不试图逃离或接近父亲，童年经历、代际关系等话题在你的写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，为什么？这与你个人的经历有关吗？

周于旸：与个人经历没有关系，我的童年和家庭都很幸福，作品也基本与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，更多是与阅读经历有关。很多经典的小说写的都是家族史，像《百年孤独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《红楼梦》《白鹿原》等，在短篇的体量中，没办法写完整的历史变化过程，只能截取一个片段，于是就变成了父子关系或代际关系。我比较擅长写成长中的人，他们与这个世界有着从对抗到和解的过程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父母是很重要的角色，所以很多时候会写到代际关系。

当下的作家应该更关注宇宙

读品：作为一个“95后”作家，从代际的角度来说，你觉得自己与前辈作家面临着怎样不同的现实，你又打算如何回应？

周于旸：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我不了解前辈作家在面对何种具体的问题，只能从阅读中掌握个大概的感受。当下时代的节奏变快，比以前更加迅猛。设备、科技、观念的变化都很快，年轻人也未必能轻松地跟上这种变化。我们这一代写作者面对的问题很多，如何理解当下始终是个问题。当然，这对任何一个时代里的写作者来说都是难题。理解了当下，才能书写当下，但经常需要过一段时间去回看，才能把握到一些东西。以前的人与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。现在科技发展了，人面对土地的时间少了，面对手机的时间多了。今年出现了ChatGPT，外星人的事情也被热议，人类离宇宙越来越近，花更多时间关心头顶的东西，从现有的科技手段里无中生有出新的机器设备。我的很多小说中会带有一些科幻元素，这是没办法回避的，时代本身就变得科幻起来了，这就是当下需要书写的一种日常。

读品：你的小说节奏紧凑、故事性和可读性都很强，你眼中好小说的标准是怎样的？

周于旸：我对小说的标准就是“有趣”，这句话是王小波说的。“有趣”的涵义是广泛的，作为写作者要感受到创作的乐趣，才乐意写下去。我希望能从自己写的每一句话中感受到写小说的乐趣，同时也希望让读者感受到有趣，不是指把小说写得好玩或很幽默，而是读者愿意在你的叙述场域里读下去。文学在这个时代越来越边缘化，娱乐的方式太多了，读者还愿意读你的作品，得写出点样子来才行。同时，文学日益边缘的时代，也是更需要文学的时代。

读品：谈谈你的阅读经历，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影响深远？

周于旸：马尔克斯对我的影响是很明显的。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钱钟书、张爱玲、王小波都影响了我的写作。每个作家影响

的部分不一样。钱钟书和张爱玲让我对比喻句产生了兴趣，他们的比喻句都很闪光、有特色，小时候可能就是想写好一些比喻句，让作文拿高分。在创作比喻句的过程中，慢慢对创作小说产生了兴趣。王小波的小说标准是有趣，也影响了我的文学观念。诸如此类，叙事、审美、技法也都被不同的作家影响。

对自己的要求越高，痛苦也越多

读品：你曾经提过，写作是一个不乏痛苦的过程。写作中面临哪些痛苦？支撑你写下去的动力又是什么？

周于旸：写作的痛苦来源于你想把作品写好，写小说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，作家有多种方式处理一个故事，每一个人都能做出不同的选择。作家写下每一个词语，都可能会找到更合适的词语，那么你如何确信自己写下的就是最合适的那个词语、最完美的那个句子？想把这个事做完美，永远可以有打磨的余地，永远都可以继续完善，它是给予完美主义者的完美陷阱。没有十全十美的文章，但对自己的要求越高，痛苦也就越多。

博尔赫斯曾经说过：“我写作，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。”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，一个“无中生有”的过程，尽管没有为这个世界增添实体，但至少留下了一点“影子”，作品是看得清、摸得着的，写作者能感受到一些意义，觉得时间没有白白浪费，这算是一种动力。

读品：你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马孔多在下雨》入围了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。这部小说集出版得顺利吗？出版时有没有想过市场和奖项反馈？

周于旸：没有那么顺利。2019年我就写完了《马孔多在下雨》，但没有机会出版。小说在期刊上发表，只要达到刊物的要求就可以。书籍出版则需要市场，也就是读者的认可，评价体系不一样。等了三年才有一个出版机会，也没抱什么期待。我确定这是一本不会被太多人读到的作品，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，第一本书的遭遇通常是十分冷淡的。我见过很多写作者，写了很多年，没有办法出版第一本书，文学本身就是很边缘的事情，我在期刊上发表作品的时候，也基本上没有反响，最多收到一些编辑的意见。这本书作为处女作，有时甚至也害怕被人看到，因为第一本书肯定不能代表你，你还会成长，还会写出更好的作品。等打磨出了自己满意的武器，才会想着去擂台上拼一把。

读品：有对标的作品或作家吗？

周于旸：没有特别具体的目标。有时会查查其他作家在二十六七岁写了什么作品、在干什么，有些作家二十六七岁就写出代表作，也有些作家二十六七岁还没开始写作。再看看自己的作品，有焦虑的理由，也有办法说服自己不必焦虑。写作的时候，全身心投入进去，没办法考虑其他事情。通常是不写作的时候想得比较多，给自己设立一些无谓的目标，也很快抛诸脑后了。